

汉语语言学丛书

鲁迅论文字改革

山东人民出版社

I210.3/5

鲁迅论文字改革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13989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济南

713989

79. 11

汉语语言学丛书

鲁迅论文字改革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5印张 84千字
1979年2月第1版 197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500

书号 9099·79 定价 0.27 元

前 言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〇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五四以后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指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毛泽东同志这里明确指出：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整个文化战线上，其中包括文字改革战线，都“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在他战斗的一生中，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他对文字改革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鲁迅虽然不是专业的文字改革工作者，但是，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他从革命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文字改革的重要意义，对汉字改革的途径和具体方法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意见。

一九三四年在《门外文谈》一文中，鲁迅关于文字改革问题有一句名言：“将文字交给大众”。这是鲁迅文字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他对文字改革一系列主张的总出发点，是

他马克思主义文字观的光辉体现。

—

为什么要“将文字交给大众”？

对于这个问题，鲁迅从文字发生、发展的理论和当时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两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

鲁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历来剥削阶级宣扬的“仓颉造字”的唯心主义谬论，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文字的历史真相，论述了文字必须归还大众的科学真理。早在一九二六年《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就明确指出：“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功归一圣，亦凭臆之说也。”一九三四年在《门外文谈》中又作了详细的论述，认为剥削阶级所谓的“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仓颉，是不存在的。如果说仓颉造字的话，那么应该说“仓颉也不止一个”，人民群众就是仓颉，仓颉就是人民群众。“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但是，“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历来的剥削阶级妄图把文字作为“奇货”囤居起来，当作“治人者的东西”，以便残酷地压榨、剥削劳动人民。鲁迅响亮地提出“将文字交给大众”，就是主张将文字交给文字的创造者——人民群众。

鲁迅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用大量事实深刻地论述了人民群众掌握文字对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

性。鲁迅很早就指出：“民众不识字的多，怎么有作品，一生的喜怒哀乐，都带到黄泉里去了。”（《一个罪犯的自述》）由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使人民群众得不到识字的权利，“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因而使中国“象一盘散沙”，变为“无声的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无声的中国》）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文化界的反革命“围剿”中，他深刻地认识到“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势力”，“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认为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是很大缺憾，并且尖锐地指出，“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艺家喜欢。”这充分反映了鲁迅对敌斗争中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希望工农掌握文字，壮大革命文化队伍，以对敌人进行战斗的迫切心情。

二

鲁迅不仅精辟地论述了为什么要“将文字交给大众”，而且正确地阐明了怎样才能“将文字交给大众”。指出汉字太难，不便于工农学习，必须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

早在一九一九年，鲁迅就指出：“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致许寿裳》）因为“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许多人都不能借此说话了。”（《俄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并且进一步比喻说，“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关

于新文字》)这充分反映了鲁迅对废除方块汉字、进行文字改革的果决态度和一切为了劳苦大众的鲜明立场。为了讲明道理,鲁迅详细地阐述了汉字所以难的原因。那就是:汉字是表意文字,过去写字就象画画;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要凭空一个一个的记住”,“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门外文谈》)因此,不改革是不行的。

关于怎样改革汉字,鲁迅提出了拼音化的方向。他的这一主张是一贯的。早在一九一三年,他就参加了注音字母的制订工作。五四前后,他支持当时《新青年》提倡的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的主张。一九二一年发表的《阿Q正传》,用Q代替一个汉字,指出这是因“《新青年》提倡洋字”,自己就“用了洋字”。一九三四年,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书法拉丁化”的必要性,批驳了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种种谬论。同时,用捐款资助、签名声援等实际行动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对当时开展的新文字运动,鲁迅的确起到了“旗手”的作用。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拉丁化新文字应该拼写什么样的语言的问题,鲁迅提出了由多元到一元、逐步发展普通话的主张。所谓从多元到一元,指开始“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逐步发展到都拼写普通话。鲁迅指出,“当未用拉丁写法之前,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门外文谈》)但这只是个过渡阶段。同时“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待到这

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门外文谈》）他又指出，“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同时，他认为要发展普通话，“要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以后便可以据为己有。”（《关于翻译的通信》）他对方言中粗俗的不精密的语言，并举例说，“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如果也照样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鲁迅的这一主张，同样是从便于大众书写、学习拉丁化，有利于革命斗争这一基点出发的。当时国民党正进行反革命“围剿”，方言又不统一。如果要求只拼写一种语言——国语，那等于不要广大工农群众学习文字；如果只拼方言而不要求逐步统一于普通话，又不符合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关于普通话的论述，不仅为当时大众语问题的讨论端正了方向，而且为建国后关于普通话标准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他关于发展普通话的主张，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同时“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的教导的。而他的几百万字的著作，正是他这一光辉理论的具体实践，成为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语法规范的重要典范之一。

鲁迅是主张废除方块汉字的。他虽然对当时手头字的讨论并不热心，但也不反对。而且在长期运用汉字的实践中，

从大众的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不少汉字简化的主张。他反对用冷僻字，认为有一些字，如“钊、淦”等“简直是废物”（《忽然想到（七至九）》）；多次辛辣地讽刺封建复古派“多用难字”“喜欢奇字”的恶习。他反对滥造新字，认为“硬做新仓颉都要失败的”（《门外文谈》），化学造新字不如“就用原文”（《咬文嚼字》）。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运用了大量简化字，特别是运用简易通俗的同音字代替繁难的生僻字，如“扁（匾）、坐（座）、波（菠）、子细（仔细）、科斗（蝌蚪）、豆付（豆腐）”等。

由于时代的不同，鲁迅关于文字改革的具体主张，同我们现行的文字改革的方针和政策，不完全相同；但他那种一切为大众、为革命着想的精神实质和进行改革的卓越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文字改革工作，仍然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三

为了“将文字交给大众”，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鲁迅尖锐地指出，“他们深知道新文字对于劳苦大众有利，所以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地方，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到摧残的。”（《关于新文字》）鲁迅把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同当时它们对苏区的军事“围剿”联系起来，揭露其反对文字改革的反动实质，

指出，“中国劳苦大众虽然并不识字，但特权阶级却还嫌他们太聪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们的思索机关呢，例如用飞机掷下炸弹去，用机关枪送过子弹去，用刀斧将他们的颈子砍断，就都是的。”（《关于新文字》）

敌人惯用的手段是扣政治帽子，说改革者“本意在于造反”（《门外文谈》）。鲁迅驳斥说，他们“为了自己的太平，宁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并指出，“这不属于‘谈文’的范围，这里也无须多说。”（《门外文谈》）对敌人的这种攻击嗤之以鼻。

反动派还打着大众的旗子，胡说什么“这些东西，都为大众所不懂，所以要不得。”（《门外文谈》）鲁迅及时揭穿了他们的阴谋，指出，这“就是祖传的‘远交近攻’的老法术”，“这一点也须注意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答曹聚仁先生信》）

对于阶级敌人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种种攻击文字改革的谬论，鲁迅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

他们说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鲁迅驳斥说：“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汉字和拉丁化》）

他们说汉字要“维持现状”。鲁迅驳斥说，“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之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从“别字”说开去》）

并进一步指出，这种主张“貌似平和，实乃进步的大害。”

（《致曹聚仁》）

他们说新文字“含糊”，不容易分辨。鲁迅指出，“文字一用于组成文章，那意义就会明显。”（《论新文字》）并举例说明“虽是方块字，倘若单取一两个字也往往难以确切的定出它的意义来。”指出这种求全责备的实质是在“竭力维持着现状，阻碍改革的进行”。（《论新文字》）

在对阶级敌人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斗争中，鲁迅精辟地论述了文字改革的必然性。他指出，“文字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并断言，“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变迁；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从“别字”说开去》）只有坚持革命，“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革命时代的文学》）

四

鲁迅曾经指出，“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答曹聚仁先生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关于“将文字交给大众”的理想，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文字改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文字改革工作也受到了干扰和破坏。今天，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祖国已进入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党中央制订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规划，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文字改革工作也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学习鲁迅的文字改革思想，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伟大教导，为争取早日实现汉字拼音化的崇高理想而奋斗。

为适应文字改革工作者、语文工作者和工农兵学习鲁迅文字改革思想的需要，我们选编了这本书。本书分“文选”和“文摘”两部分，分别按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并加必要的注释。

在选编和注释过程中，曾得到北京、上海等地许多专家的指导，本院现代文学教研组的同志们曾多次给予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水平有限，本书可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七八年四月

毛主席语录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目 录

文 选

咬文嚼字（一至二）	1
无声的中国	6
致曹聚仁	15
答曹聚仁先生信	20
门外文谈	25
汉字和拉丁化	63
中国语文的新生	67
关于新文字	72
从“别字”说开去	76
论新文字	86

文 摘

一九一九年	91
一九二五年	93
一九二六年	98
一九二七年	103
一九二八年	105
一九二九年	106

一九三〇年.....	107
一九三一年.....	108
一九三二年.....	111
一九三三年.....	112
一九三四年.....	116
一九三五年.....	122
附录:	
新文字运动.....	127

文 选

咬文嚼字¹

一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偏喜欢用轻靓艳丽²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³。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⁴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蔴⁵，则欧文⁶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姬⁷纹，对于托尔斯泰⁸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孀⁹丝苔也¹⁰。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¹¹姓郭；Wilde¹²姓王；D'Annunzio¹³姓段，一姓唐；Holz¹⁴姓何；Gorky¹⁵姓高；Galsworthy¹⁶也姓高，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rky”¹⁷的了。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¹⁸，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

一月八日。

二

古时候¹⁹，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²⁰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镉²¹，镉²²，锡，错²³，矽²⁴，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拉丁字²⁵。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象贴在商人帐桌面前的将“黄金万两”拼成一个的怪字²⁶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²⁷。我想，倘若就用原文²⁸，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²⁹过财神了。

二月十日。

（一九二五年作，选自《华盖集》）